

# 盛世才引狼入室

李郁塘

## ——堯樂博士傳之十九

### 張培元因恐懼自戕

詞了！

民國廿三年元月中旬，盛世才請援的紅軍第八軍團雖僅兩個師，但裝備新穎，武器精良，與當時新疆省軍來比，真是天上地下；每師擁有飛機十五架，鐵甲車十輛、坦克車五輛，如此威力奇大，火力特盛，運轉如飛的新式武器，在落後數十年的新疆人看來，實在威風凜凜，無比犀利，可怕之至。在老毛子們來說，就憑遮天的隆隆機聲與爬行地上的噴火怪獸——坦克與鐵甲車，儘够把反盛的武力集團嚇也嚇跑了！當時反盛的兩大力量，西張與東馬，都是憑血肉之軀，與匹夫之勇當作本錢，他們怎能抵禦住紅軍空中炸射與地上噴火的犀利武力呢？一遇紅軍就會嚇得喪魂失魄，聞聲遠逃了！何用真刀真槍來對陣呢？俄帝鎮壓中亞五共和國，也就是史達林新改名的「西土耳其斯坦」，就是用此方法。果不其然，紅八軍團第一師方抵伊犁，一施壓力，坐鎮伊犁多年老將張培元，就知情勢不利，難與抗衡；在萬般無奈情形下，只好舉槍成仁以保令譽。所部陸軍第八師就此冰消瓦解，成爲歷史上的名

詞了！  
入新紅軍統帥庫米奇，在不戰而勝的情況下，也就躊躇志滿，傲態畢露，不把省內中國軍隊放在眼裏，堂而皇之，如入無人之境。出伊犁城，越葉子溝，經精河城，直抵烏蘇城，與第二師長沃爾根順利會師；然後再計議東行，去解省城迪化之圍。

庫米奇與沃爾根兩人計議的結果，跟中國軍隊作戰，根本用不着飛機、坦克等的犀利武器，僅用騎兵就可達成任務；於是就將兩師所轄的三十架飛機、二十輛鐵甲車與十輛坦克，留在伊犁塔城二地者，就留在伊、塔兩城；趕到烏蘇城者，就留在烏蘇城備用。僅由紅軍第二師所屬的十大連騎兵，作爲去解迪化之圍的主力部隊，由烏蘇而瑪那斯（綏來），而呼圖壁（景化），而昌吉等縣城。當時紅軍的裝備雖齊全，武器雖犀利，但連以下的部隊還沒派備通訊器材，仍以馬匹人力來作連絡；再加烏蘇至迪化，其間尚有四百公里的距離，所經的路況，除了幾個縣城是綠洲，有人畜的住宿外，其他都是一望無垠的沙漠地帶。一般行旅都是趕站住宿，行軍也不例外。過

去省軍經此路開拔，大都是以連爲行軍單元，大軍團過此，在補給宿站都要發生困難；於今紅軍經此路東行，因環境限制，也只好以連爲行軍單元，每日按程銜接而行。

紅軍第二師長沃爾根奉命率部東行，先將師部由烏蘇東移瑪那斯（綏來）城內，然後下令十大連騎兵逐日開拔一連，由瑪那斯經呼圖壁，再經昌吉城去解迪化省城之圍，根本未把包圍迪化的馬仲英所部放在眼裏。

當時圍攻迪化的馬仲英所部，因無現代通訊設備，而新疆地面又大，伊、塔兩城距迪化均有六、七百公里之遙，在我們中國人來說，都在千里之外。庫米奇已率紅軍分由伊犁、塔城侵入新疆境內，小司令尙不知此情。當時他僅探得伊犁屯壘使兼陸軍第八師師長張培元，率其所部離開惠遠城（伊犁首府城），要東來參戰；小司令馬仲英獲得此訊後，腦裏發生矛盾，心裏正在嘀咕，是該聯張以攻盛（世才）呢？抑分兵以拒張（培元）呢？蓋因張培元之率部反盛，其志亦在邊防督辦高位，此情此境，張培元又成爲第三個敵人，他不能不防備的！正在馬仲英舉棋不定、

躊躇不決之際，突傳蘇俄紅軍分由伊犁、塔城入境，新疆宿將也就是他的第三敵人張培元，竟在精河與烏蘇間之固特爾河（地名）兵敗自戕！小司令獲得此情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的第三敵人，從此烏有；憂的是第四敵人又來了，今後如何對付？

### 馬仲英設計殲紅軍

以一般人來想，入新紅軍當然是蘇俄最精銳之師，不僅裝備齊全，尤其武器犀利；因而坐鎮伊犁區多年宿將張培元，一聞紅軍由伊犁、塔城分兩路入新，就知他的所部不是紅軍的對手，爲了不使陷敵受辱，只好舉槍自戕，以保名譽；然而小司令馬仲英卻不作此想，他具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雖然聽到紅軍有兩師人馬由烏蘇東來，要跟他作對，他還不脛就此放棄圍攻迪化的念頭，向東撤退，反而採取圍點打援的辦法：除指派部將馬福元繼續主持圍攻迪化的戰事外；他本人竟身先士卒率領部主力，趕往紅軍必經之地的昌吉城，會合馬虎山所部，來作迎頭痛擊蘇俄紅軍之舉。

當時的時間，在陽曆來說是民國廿三年的元月，在陰曆來說是廿二年的臘月，也是全年最冷的時節，天山北路正是冰天雪地，形成一片銀色世界。氣溫降至零下廿度左右，不是行軍的話，很少有人到野外的！

馬仲英督抵昌吉城後，首先率領部將馬虎山等，去視察昌吉附近地形，好藉地形來對付前來的紅軍。經他巡視一週後，發現昌吉城區是天山

北麓下沙漠中的一塊綠洲，地勢平坦，無險可守；僅在城西五公里處有一條較大的頭屯河，由南向北橫臥在城西，因時在嚴寒，河水早已結冰，人馬車輛暢行冰上如履平地，在西北人來說，這是渡河最方便的時節。而馬仲英是生在甘肅，長在青海，可說是道地西北人，他自幼就看到西北漁人，不是用網來捕魚，每到嚴冬，在頭一天夜裏，就在青海裏或黃河的冰上鑿出許多洞口，在洞口上架上氣死風的明燈，漁人就回家睡覺。海中或河中游魚，一見洞口上之燈光，即由洞口躍出，三躍五躍就躍離洞口，被凍斃在冰上；翌日漁民駕車前來收魚，輕快無比，獲利甚豐。馬仲英不僅每屆冬令常見此情，尤其自己也親自作過此類漁翁。於今回念往事，也就見景生計，想利用頭屯河上的冰，作爲殲滅紅軍的奇異武器。

在此同時，由烏蘇經綏來，不時來同的回民們，已發現紅軍開出十大連騎兵，竟按日順序，由烏蘇開向省城而來。小司令獲得此情後，就指派馬虎山要在紅軍渡過頭屯河的前夕，先將河上大木橋拆毀，迫使紅軍要在木橋兩邊履冰而過；然後再在冰上用十字鎬做些手脚，減低浮力，在表面上來看仍然一樣，即使一般人通行，仍可照常通過；但遇大隊人馬通行於上，就難承受，必陷河水亂冰中；此時河水中的亂冰塊，不僅乏力來漂浮人馬，反而妨礙人馬在河中進行，就此渡河紅軍一連人馬，全陷入進退維谷之境，一遭敵襲必死無疑！

馬虎山奉命後，果在紅軍來臨前夕，將殲敵

工事全部作妥，然後部署攻擊部隊，荷槍實彈嚴陣以待；再下令待命士兵將軍大衣翻穿在身上，就地伏在頭屯河東岸邊。河岸上雖埋伏上千人，遠遠望去仍然是一片銀色世界，與滿地冰雪情景無異。爲了不引起紅軍的注意，在河西一路上連一個哨兵也未放，好讓紅軍大搖大擺前來送死！

### 頭屯河上佈下地網

入新紅軍第八軍團長庫米奇，原是留駐俄屬中亞哈薩克斯坦的軍頭，對於東鄰新疆的軍情，早已調查得一清二楚。新疆省軍的裝備，起碼落後廿年，既沒有飛機，也沒有鐵甲車與坦克等的犀利武器。原未把新疆軍隊戰力放在眼裏，僅對伊犁屯壘使張培元將軍一股守土有責的正氣有些敬佩而已！他也獲悉新疆境內，反對盛世才最力者，就是張培元將軍，因此當他奉命入新援盛（世才）時，就將注意力放在對付張培元身上；於今張部被紅軍嚇散，張培元本人亦自戕殉職，對他援盛重任，可說完成大部，對於新疆境內其他反盛力量，根本不屑一顧了！當時雖然也聽到有個小司令跟盛督辦作對，根據地遠遠在省城東南的吐魯番與大坂城一帶，與紅軍由烏蘇東進迪化，可說南轅北轍的兩回事，即使有所遭遇，也不把騎兵卅六師放在眼裏。

庫米奇根據反盛集團都沒有重武器的情報，爲節省能源，竟將紅軍重武器部隊，全留在烏蘇以西的精河、伊犁與塔城、額敏各地，僅下令該軍團第二師長沃爾根，率該師所屬十大連騎兵，作援盛的主力，由瑪那斯（綏來）東經呼圖壁（

景化)再越昌吉縣,去解省城迪化之圍。

由綏來縣城至省城迪化,約有三百公里的距離。其間除了幾個縣城是綠洲外,其他都是一望無垠的沙漠地帶。步兵在此地帶行軍非常困難,騎兵經此也得專趕幾個綠洲作宿站,才能解決人馬飲食問題!因之往昔省軍在此一地帶行軍,大都是以連爲行軍單元。於今蘇俄紅軍經行此地也不例外。由烏蘇至省城間的幾個城鎮居民,均以回族人較多,而回族人當然均同情小司令馬仲英,就此沿途居民都變成小司令的坐探。一獲得紅軍行軍情況,就連明趕夜,快馬加鞭,趕到昌吉縣城去向馬仲英報告實情。而紅軍以連爲單元,逐日順序行軍的部署,正適合小司令借冰殲敵的陣勢!

馬虎山奉命以頭屯河冰爲殲敵陣地以後,爲了不使紅軍生疑,在頭屯河西岸連一個哨也未放。果不其然,馬虎山在頭二天夜裏,先將頭屯河上的木橋拆毀,繼在木橋附近冰上作些破冰手脚以後;第二天由呼圖壁開來的紅軍第一連,也就按照順序前來,一看頭屯河上木橋拆毀,不能通行,他們的連長一面下令,一面領頭就由木橋兩邊冰上履冰而過。此種履冰情事,在俄國境內可說是家常便飯,所在多有,即在烏蘇的奎屯河與綏來的瑪那斯河上,也多由河冰上過河,都平安無事。於今到了昌吉城西的頭屯河上,全連人馬集體履冰過河,當然不會引起紅軍的戒心!不意當全連人馬走到河心半渡之時,河心破冰承受不了上百人馬的壓力,突然冰裂水湧,馬的四條腿都陷入裂冰破縫中,欲進不能,欲退不得;

一連紅軍正在進退維谷之際,伏在頭屯河東岸上千的馬虎山所部,一見計成,就千槍齊發,萬彈飛來;而陷在冰縫中的老毛子,騎在馬上目標既顯著,人馬又集中,在馬軍一排排槍過後,所有紅軍不死即傷,無一幸免。

### 七連紅軍葬身冰窟

小司令馬仲英爲了張網捕雀,仍施故技,當不使頭屯河上有作戰痕跡留下,遂令馬虎山在一夜之間,將所俘好馬收爲己用,傷馬就爲士兵加菜打了牙祭。對所有老毛子,死的固然送入頭屯河的冰下去餵魚,受傷的老毛子們,也以同樣的待遇,送入冰下去淹死,總而言之,所有的老毛子不明不白的進入枉死城。因爲馬虎山處理紅軍遺體非常乾淨俐落,一點作戰痕跡都未曾留下,前連昨日被殲,後連翌日又跟着來送死;一因紅軍輕敵,原不把馬軍放在眼裏;二因由綏來到昌吉已走二百多公里,在沿途上也未曾發生過戰事,於今到了昌吉城如有戰事,定會有人馬屍體出現;可是續來的紅軍什麼也沒有發現,他們就認爲前連早已平安進入昌吉城裏。後連人馬爲了解決當天飲食問題就得趕早進入昌吉縣城,結果後繼的第二連,又全連葬身於頭屯河的冰下,無一生還。

紅軍所派出的十大連騎兵,爲了宿站的問題,要按日行軍,依次進行,不得紊亂。而馬仲英也就如法炮製,來殲滅紅軍。一直到第七天,紅軍第七連因收容有前六連的少數病兵,在行動上較爲遲緩落後。當第七連集體渡頭屯河時,先聽

到槍聲,後發現戰情,始撥轉馬頭跑回呼圖壁城,向第八連長報告了此一噩耗。第八連長再向駐紮於瑪那斯城的紅軍第二師長沃爾根報告了此情,沃爾根當然據情上陳。

### 陸空夾擊昌吉淪陷

嘗入新紅軍統帥庫米奇在烏蘇軍團司令部獲得此情後,爲了求證前六連已否安全晉抵迪化省城,曾以電報分向駐迪(化)俄領館與督辦公署,所獲回電皆言一人一騎未曾來到。這時庫米奇才知道,他所派出的七大連開路先鋒部隊,都在不聲不響中,全被小司令所部予以消滅!在震驚之餘,才收起輕敵之心,重新部署由烏蘇進軍省城的陣容。首先下令騎兵第八連留在呼圖壁不可輕易前進;繼派飛機先在沿途偵察,尤對昌吉城盤桓多次,詳爲偵視;再派坦克及鐵甲車,作開路先鋒,最後才用騎兵殿後,作爲實力佔領。

當時紅軍進攻的第一目標地,就是馬虎山所據守的昌吉城。先頭紅軍就是偵察機,其次才是帶炸彈的轟炸機。而小司令雖在西北五省縱橫了六、七年,但始終未曾經過空軍作戰。馬虎山所部一聽飛機臨空,都在好奇心驅使下,紛紛由營房內跑出營房大院,向高空觀望;其中有眼尖的人突然發現飛機尾上,漆有青天白日的圖案,馬虎山爲了求證,也跑到大院向空中觀看。但馬仲英不作此想,因爲他本人根本沒有和中央空軍有聯絡,那來得中央空軍來助陣呢?其中必有蹊蹺?可能是紅軍施詐!他想到這裏,就喊叫馬虎山

快進屋，並下令所有士兵就地躲藏，免遭機槍掃射。就在這時，忽由飛機翼下投下一羣粉筆狀的東西，紛紛向地面奔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些粉筆狀的東西到接近地面時，都變成炸彈，在咻咻聲下，一齊落到昌吉城裏，首當其衝的就是馬虎山所部的大營房。在鞭炮似的響聲中，馬虎山部傷亡頗衆。馬虎山本人也因躲避不及，被破片掃傷了左足。

紅軍佈陣，飛機是打頭陣的，昌吉城被炸以後，緊接着來的是紅軍的坦克與鐵甲車部隊，由頭屯河西岸，浩浩蕩蕩地開來。因頭屯河水僅有一公尺深，僅能陷馬，不能陷坦克。就此大批裝甲部隊被衝過了頭屯河。伏在東岸的馬虎山部，雖會集中火力向其攻擊，因裝甲皮厚，步槍子彈根本無法穿透，當然無效。紅軍的坦克與鐵甲車仍繼續開向昌吉城。

### 翻越天山馬軍撤退

這時小司令馬仲英才知入新紅軍裝備齊全，武器犀利，決非以一己之力可以對抗得了；雖在天時地利偶然機會中獲得一時的小勝，但自己是一己之力，而紅軍是一國之力，如今以一己之力來對抗一國之力，最後終歸失敗無疑。當他明白這一點道理後，爲了保存實力，不能再跟紅軍硬拚，即時下令馬虎山率其所部撤離昌吉城，好在馬部全係騎兵，說走就走非常快。爲避免紅軍飛機、坦克的偵炸，只好放棄平坦的省道，改由昌吉南山北麓丘陵地帶，再經迪化妖魔鬼山的山路，直趨迪化南山烏拉特地方；再會合馬福元

團長，下令放棄圍攻迪化戰事，向大坂城撤退。在大坂城內，除會合馬正雲團長外，再派出快騎兩名，專走天山捷徑，北去孚遠城通知馬赫英團長，率其所部翻越天山向吐魯番集中待命。就此馬仲英圍攻盛世才的第二次大戰，在先盛後衰情下，也可說是在紅軍的犀利武器下，敗下陣來！

小司令馬仲英由昌吉退到火州吐魯番後，堯樂博士以當地駐軍首長地位再度會見。會見的主旨，僅是以老友的身份作慰問而已！對於馬軍今後行止，當不願也不便再提出任何意見。蓋因堯氏當年爰引小司令入新，採取軍事行動，旨在反金（樹仁）下臺；於今金樹仁既被盛世才用武力迫離新疆，在他來說已達目的，就不願在省境內再動干戈，互相攻伐，以紓民困，以利民生。至於誰來任督辦，誰來當主席，那是中央政府的職權，地方人士就不應當隨意攪和。於今國民政府既然明令發表劉文龍出任省主席，盛世才出任邊防督辦，站在省民立場，只要奉命行事，就可安居樂業了。

然而小司令馬仲英卻不作此想。他當年率軍入新，援維反金，僅是掩人耳目的一個口號；其真正的目的，卻在奪取新疆省主席與邊防督辦兩高位。其間歷時三載，傷兵逾千，眼看着金樹仁的政權搖搖欲墜，攫取金樹仁文武兩高職的事，已成煮熟的鴨子；不意在省城內突發生「四一二」政變事件，盛世才竟以省軍總指揮的身份，近水樓臺，捷足先登。小司令眼看煮熟的鴨子被盛世才搶走，焉能善罷甘休？就此盛（世才）、馬（仲英）二人又成了死對頭，非戰個你死我活不

可！

### 俄國大軍開入迪化

至於盛世才呢？他由南京不遠萬里，跑來新疆所爲何事？說穿了正與小司令心意不謀而合，完全相同。盛世才在「四一二」政變時，既然捷足先登，獲得高位於先；當然要想盡辦法，維護既得權位於後。他遠肝國情，近窺省況，別無其他力量可以援用，只有作石敬瑭第二，去向強鄰求援之一途。就此駐守哈薩克斯坦的第八軍團，由庫米奇率領，大模大樣由我伊犁、塔城，分兩路進入新疆。在烏蘇會師後，就指派十大連騎兵，逐日順序向省城迪化進軍。雖然在頭屯河地方損失了七大連騎兵力，那只是庫米奇輕敵的一點教訓而已，對整個紅軍第八軍團的戰力，損失輕微，影響不大。庫米奇提高警覺，收起輕敵心後，旋即施展機械化犀利武器的威力，在昌吉城關加諸小司令身上。馬仲英一看自己既無法防禦空軍的炸射，又無法攻破坦克與鐵甲車的厚甲，尤且想到以一己之力，難禦一國之力，只好迅速由北疆撤軍，向南疆去找出路。

小司令馬仲英原想於民國廿三年春節前後，一舉將迪化拿下，將盛世才打垮，他好登上新疆最高軍政首長的地位，一應其當年向其伯父馬麟主席的誓言；不意盛世才在狗急跳牆情下，出人意外的引來紅軍來護位，就此將他要當新疆督辦的美夢打得粉碎，變成泡影；爲應誓言，要當一省主席的計劃變成畫餅。事出無奈！夫復何言？

新疆亂局發展至此，已由內戰演成外敵入侵。史達林朝思暮想染指新疆的宿願，算是達到。所有忠貞新疆人都憂心忡忡，不可終日。尤以堯樂博士對史達林一向採取戒慎恐懼的態度，於今蘇俄正規紅軍一個軍團之眾，大模大樣開到省城迪化，使他憂心如焚，飲食難安！果不其然，時至民國廿六年六月，紅軍第八軍團開到東疆重鎮哈密時，堯氏被迫離開故鄉。這是後話，容後詳述。

### 小司令向南疆求援

民國廿三年二月初，也就是那年春節過後，小司令率其所部由昌吉縣退到吐魯番後，他還不死心仍繼續掙扎，要跟盛世才鬪爭下去。在他兩次率軍入新，歷時四個年頭，多少也能窺出新疆國際背景概情。除北鄰的俄帝時圖染指外；還有南鄰的英帝也常虎視眈眈於旁，隨時注意新局發展！現在盛世才爲了保權護位，既可不擇手段北求俄援，我馬仲英爲了爭權奪位，何不出奇制勝，南求英援呢？而大英帝國時圖染指新疆的事，可說時有所聞，當時就有由英帝支援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在南疆首府喀什地方出現，他如到南疆能爭取到英帝大力支援的話，就可以跟盛世才來分庭抗禮，再決雌雄了！

小司令此一抉擇難爲堯樂博士所同意，因此二人只好在吐魯番分道揚鑣，各走各路。堯樂博士要尊重法令，要順從劉文龍主席與盛世才督辦的領導，旋被盛督辦任命爲哈密警備司令，率其所部返哈密，埋頭苦幹，服務桑梓，以紓民困，

改進民生。而馬仲英爲了尋求英援，好再跟盛世才來分高下，乃率其全部將士，西行南疆，趕往喀什，冀圖先與英帝支援的「東土」政府去合作，若能順利成功的話，豈不就成爲獲得英援的現成橋梁嗎？

走筆至此，對於「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來龍去脈，似有先行交代清楚的必要，然後才能與小司令南疆之行的意向吻合起來，一脈相連，有所貫通。

### 英帝製造東土傀儡

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誕生，完全是由大英帝國駐印度的約翰牛一手所製造出來的一個傀儡組織而已。促成此一偽組織在南疆省府喀什地方出現的原因，就是大英帝國不願史達林獨吞新疆，想從中分一杯羹而來的。當一九三二年也就是民國廿一年，時任省委也就是哈密回王府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被金樹仁逼上「梁山」當了「宋江」的當兒，史達林認爲新疆土著民族起而反抗漢族統治者，是俄帝染指新疆的大好機會，乃由外蒙古派出五位代表，攜帶鋼槍五百枝、子彈十萬發、白銀四萬兩，外帶兩顆俄製大印，要求堯樂博士成立「伊斯蘭王國」，並由堯氏出任「伊斯蘭國王」，如堯樂博士一經接受，整個新疆就輕而易舉的變成俄帝領土了！在史達林想來，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他的高招堯樂博士非接受不可。不意堯樂博士素懷國家觀念，常懷民族正義，他初而反對金樹仁是反其暴政，既非反對漢族人，更不是反對國民政府；尤

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視爲人類蛇蠍。就此蘇俄五代表送來的東西他一件也未收，史達林一九三二年侵新計劃就此成爲畫餅，堯樂博士從此時起也變成史達林肉中刺、眼中釘，不拔不快。

然而大英帝國當時聽到俄帝由外蒙派出五代表着手拉攏反金領袖堯樂博士，就感着急。就在這時，金樹仁爲了應付馬仲英的進迫，曾向英政府訂購一批武器，要經印度斯坦的克什米爾邦越崑崙山交給金樹仁的。駐印度的約翰牛一面明的通知金樹仁派人驗收，一面暗地通知和闐的沙比提大毛拉與墨玉的伊敏大毛拉在半路劫奪，沙比提與伊敏就此憑空接收到了一批武器，成爲南疆反金主力。大英帝國爲了要與蘇俄作瓜分新疆計，再進而促使沙比提與伊敏在喀什成立「東土」政府，影子內閣也已批妥，就是缺少開國元首；在這時，他們又聽到堯樂博士峻拒俄援的消息，就大喜過望。在他們想來，堯樂博士之所以拒絕俄援一定是宗教關係，於今「東土」是以伊斯蘭教爲國教，以堯樂博士的聲望地位以及反對金樹仁的武功，出任「東土」開國元首，自是最適當的人選。於是選派影子內閣中的內政部長優奴斯巴依與外交部長喀西木江二人爲促駕代表，趕到鄯善地區，去晉見堯樂博士，擁護堯氏出任「東土」開國元首。

### 堯樂博士堅守立場

因爲「東土」立國完全由大英帝國背後支持，堯樂博士由優奴斯巴依與喀西木江口中獲得此情後，大不以爲然，當面對二位專使，嚴詞拒絕

拒絕的理由很簡單，他說：「我既不願作俄帝的走狗，讓人牽着繩子走；也不願作英帝的獵鷹，隨意去任人擺佈。印度斯坦幾億老百姓被英國統治已百年，至今冬天仍是沒有褲子穿，夏天常鬧肚子餓，我們爲何要讓我們子孫去受罪。我今天反金，只是反對金樹仁的暴政，並非反對漢族人，更不是反對國民政府；要知道，新疆列入中華民國版圖，新疆所有居民都是一等一的國家主人翁；若落入英帝與俄帝懷裏，就變成帝國主義殖民地的下等人了！我們爲何不當國家主人翁，反而去當殖民地的下等人呢？因此本人懇請兩位趕回南疆，敦勸沙比提大毛拉與伊敏大毛拉，不要再上約翰牛的當，去爲大英帝國開疆拓土了！」

優奴斯巴依與喀西木江二人就是因能言善道，才被選爲促駕專使；但是聽到堯樂博士不就「東土」「開國元首」的議論後，竟然啞口無言，無法回語。只好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當他們二人辱命回到南疆，向沙比提與伊敏兩大毛拉面陳堯氏拒受「開國元首」的大道理後，也覺得深含哲理存在，對於籌組「東土」立國的工作，也就緩和下來。堯樂博士雖與金樹仁成了死對頭，但勸阻南疆人成立「東土」政府一事，無異給金老四金樹智幫了一次大忙！

無如金樹智是一個草包人物，其所以能出任南疆警備司令要職，僅憑其老大（金樹仁）當了省主席的關係。在平時當會作威作福，一逢亂局就無法收拾。當喀西木江二人回到南疆之時，也正是庫車鐵木耳率衆在阿克蘇區倡亂之時；山賊烏斯滿也在帕米爾東麓山區到處搶劫，民不聊生

；尤以和闐區展開排斥漢人運動，各處告急電報如雪片飛來，金樹智只得遣兵調將去應付。因緩急前後調兵不當，結果陳德馨團長戰死，楊慶明團長受傷，李登龍營長陣亡。金樹智在損兵折將之餘，眼看無法應付亂局，只好服食過量鴉片，自殺身亡以求好死，了卻此生。

金樹仁獲得此情後，即時電令喀什行政長馬紹武兼長喀什警備司令，冀圖利用其才華，好維持南疆局面。古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此時，金樹仁也因遣兵調將不當，釀出了「四一二」政變，竟被其部將盛世才用武力驅逐離新。

盛世才逐走金樹仁後，回頭就來對付馬仲英。爲了拆散回維聯軍，巧施離間之計，以委任和加尼牙孜出任南疆警備司令爲由，誘使和某脫離馬仲英。盛世才在紫泥泉一役其所以能擊敗馬仲英者，其原因即在於此。

由迪化而喀什計有四個十八馬站之遙，即騎毛驢、駱駝來去需時四個月，改換騎馬，快則兩個半月，慢則三個月。和加尼牙孜所部雖係騎兵，一因人生地不熟；二因沿途兵亂不寧；三因沒有走到地頭，他還未正式就任警備司令職，此時還是暗官，還不能擺官架子，走起路來也就不能順暢；在走走打打躲躲情下，歷時四月，於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中旬，才抵達喀什疏附城。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正於是月十三日在喀什宣佈成立，高升藍色星月旗，鳴砲四十一響，並宣佈憲法三十條。內閣人選亦已安排就緒，其名單如下：

內閣總理：沙比提大毛拉。內閣秘書長：阿爾阿吉。

內政部長：優奴斯巴依。

外交部長：喀西木江。

教育部長：阿不都克里木買合蘇木。

軍政部長：烏拉孜伯克。

司法部長：查里夫阿吉。

財政部長：阿不都艾里巴依。

農商部長：阿不都哈山阿吉。

衛生部長：伊山和加。

宗教部長：沙以目斯提。

僅大總統一職，因堯樂博士拒絕出任，尙留空位。

當和加尼牙孜率部進抵喀什時，「東土」政府已正式成立。一國不能並有二主，乃派穆斯阿吉及艾拜都拉阿訶二人爲代表，去向沙比提大毛拉接頭交涉。交涉的結果是，和加尼牙孜不當南疆警備司令，改任爲「東土大總統」。和加尼牙孜一向是一個見利忘義的小人，在他想來出任一國大總統，總較一個警備司令在名堂上就響亮得多，於焉和某與沙某一拍即合。這就是和加尼牙孜由哈密回王府的一個佃戶，一步登天當上「東土大總統」的由來！（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電話：五三六五三一